



英倫留學憶往 (七)

本文作者吳國柄博士，湖北建始人，曾任漢口市政府參事兼工程主任。防空司令部工程處長，軍政部技正，現從事著述與工程教學工作。圖為吳博士民國十四年在倫敦留學任徐樹錚專使團工兵少校副官長時留影。

· 吳國柄 ·

英國並不是破落戶

英國的學校教育在世界上佔相當的地位，完全講學問的，有錢就念書，沒錢就不要念，沒有獎學金，也沒有半工半讀。我在倫敦讀書時，看到這種情形，明白要獲得高深的學問，必須經濟富裕。因此，吳稚暉先生提倡的一年四百塊現大洋，完全待不住的。我幸運得到幾位英國小姐的資助，衣服換新，學會開車、跳舞，有錢到高一層的社會去，這是我的幸運，能畢業於倫敦大學，得到英國皇家工程師的證書。

我留學時，在英國的中國人很少，開飯館的也僅有杏花酒樓一家。第二次大戰後，英國需要很多真正的英國人，到各地去鎮壓和創辦事業，把很多英國人送到世界各地，而把香港的華人弄到英國，替代英國的裁縫師、理髮師、麵包師，

那時在英國的華人有五萬多人。

到一九七〇年，英國需要更多的英國人去創辦事業，又把香港的中國人移到英國的工廠和各行各業去，一共移去了五十萬人。

年前（六十六年二月廿三日）曾偶看電視，看到倫敦的中國城。報導說：在英國的中國人很多，倫敦政府在東倫敦專劃一區，作為中國人發展的地方，和美國的舊金山中國城一樣。

中國城內的居民，為慶祝中國的新年，舞獅、舞龍，吸引了很多的英國人參觀，我看了很高興。我建議僑委會，應該和他們有聯繫。

香港的人民以農民最多，因為英國的薪水高，所以這些農夫舉家遷到英國，把土地賣給日本人。因為大陸去的難民沒錢買，台灣則和英國沒有邦交不能過去，所以都賣給日本人，由日本人補中國人的缺，這是值得注意的。

倫敦現在是國協國的首都，英國政治、海底電線的中心。全島都用原子發電，所以空氣很乾淨。倫敦的地下水道重新設計、修建過。從前泰姆士河的水很髒，現在已很清潔，可以釣魚，不像台北的基隆河和高雄的愛河。

每天晚上，街巷都可以聽見鋼琴聲和柔美的歌聲，過的是太平的日子。事業在國外，享受在國內，安居樂業。不論小姐或太太，給她們的愛人，一出手就是一兩百鎊，那能說是破落戶呢？希望那些短期觀光英國的人，不要坐井觀天，亂下評語。

中英之間微妙關係

自從中共竊據大陸以後，英國便和中華民國斷絕邦交，而和中共建立邦交。雖然如此，但是我國和英國的關係仍很密切，這可分四方面說：
一、交通：可分成輪船、飛機、汽車、鐵路

四方面說：

1. 輪船方面：英國怡和和太古兩輪船公司，經常有輪船由香港到台灣，運輸旅客和貨物。
2. 飛機方面：國泰航空公司，天天有班機由香港飛到台北，或者停機台北，上下旅客和貨物。
3. 汽車方面：英國的飛馬牌汽車，公路局都用它們的車子。更有六和汽車公司與美商合作，美商的福特小汽車，在台灣製造的有跑天下、雅士牌的汽車，在全島行駛，都和英國人有關係。
4. 鐵路方面：現在正在建造的電氣化火車，

也和英國人有或多或少的關係。

二、紡織機：工廠使用的紡織機都用英國生產的，做出的成品由英國代為推銷。

三、茶葉：台灣盛產清茶和紅茶，為世人所愛用，英國怡和公司替台灣推銷茶葉，每年為數甚大。

四、小孩玩具：日本第一，英國次之，在市面上佔很大的地位。

另外，英文在中國是最通行的外國語文，全國中學以上的學校都必讀，為外交、商務往來必用的文字，這對我國文化有很大的影響。

由於以上，可知英國和我們的關係密切，我們怎可藐視英國。由於一些一知半解的人說的話，引起下一代對英國的輕視，此種行為應當更正，同時，應加強中、英兩國民間的關係。

撤銷留歐學

生監督

在民國七、八年時，中

國政府覺得歐洲文化很重要，命令各省派公費學生出國留學，到的國家有英、法、德、比、義、瑞士、西班牙等國，由各省負擔學生的費用，由教育部主其事，各省的錢都匯到教育部，然後匯

到歐洲，發給學生。

在歐洲設立學生監督，叫學生好好讀書，由監督把錢發給學生。學生接受歐洲文化，希望回國後，發揚中國的固有文化，再加上歐洲的文化精華建設新中國。

我民國九年到歐洲，那時的學生監督是高魯，福建人，住在巴黎，因為歐洲大陸那邊的學生較多。倫敦因為人少，就派了一位辦事員喬曾幼，是四川人。那時在英國留學的約有五、六人，由他監督我們和發錢給我們。

我到倫敦後，去找喬曾幼先生，想問他要留學生的資料，但是找不著他。就到大使館問，他們說：「喬曾幼把學生的錢用了，不敢見你。」又說：「湖北省的官費是匯到倫敦來的，再轉到巴黎，現在你可以在這兒領，不需經過喬曾幼的手，再發給你。」因此，我每個月到大使館領二十鎊的公費。

那時中國內亂，各省宣告獨立，於是各省的公費都不匯到教育部，教育部也沒錢匯到倫敦。這些錢是用海底電線通匯的，由倫敦轉到巴黎，交給高魯再分給學生，現在教育部沒錢匯來，這些留學生都沒錢用。

在倫敦有個于連孝同學，是位山東學生，因為喬曾幼不按時拿給他錢，所以沒錢生活，就發瘋了。有一天晚上，他拿著一張英國報紙說：「不得了！不得了，英國報紙都登了我的名字，他們要抓我。」就從三樓往下跳，結果跳進樓下院子裏的一個大魚缸，弄的一身是水，爬起來在街上亂跑，被巡邏的警察抓住，他不會說英文，警



本文作者（後排左）英國倫敦大學畢業返國後與瑞莊賢淑的新婚夫人（前排左）合影。

察把我找去當翻譯，我看他瘋了，就告訴警察，警察就把他送進瘋人院。沒多久，公使館就把他弄回國了。

歐洲大陸的留學生推派代表到倫敦找喬曾幼，喬曾幼把匯款用了，中國又沒有再匯錢來，所以高魯就回國了。這些代表向喬曾幼要錢，他拿不出錢，就躲起來不見這些代表。當時在倫敦辦學生事情的朱紹新代辦，寫信給喬曾幼說：「你躲不了的，還是出來見面吧！」喬曾幼怕挨打，要公使保障他的生命安全，才要出來，公使館答應他的要求，他就出來見我們。

我放學接到公使館的信，叫我到公使館去一趟。於是，我就到公使館去。喬曾幼在公使館和學生代表們談判，學生代表們要看帳，喬曾幼說：「帳本在辦事處。」因此，四個代表和喬曾幼坐地下火車到辦事處去拿。

到了車站，喬曾幼請他們先上車，自己站在車門口，等到站長吹開車的哨子後，喬曾幼就從火車上跳下來，把四個代表留在車上。這些代表們不知道倫敦地下火車的情形，坐在地下火車裏頭轉，後來到了一個車站下車，雇了一部車回到公使館。把事情的經過告訴朱代辦，朱代辦說：「這怎麼得了！今天找不到他，你們明天再來。」

朱代辦又給喬曾幼寫了封信，叫他一定要出來見面，否則就叫警察抓他。喬曾幼害怕了，第二天晚上，喬曾幼又來了，學生代表也來了十個，加上我共十一個。把喬曾幼關在客廳裏（即孫總理在倫敦避難的樓下房間），十一個人看守著他。大家向他要錢，他說沒錢。他想喝茶，一位

山東的學生說：「你如果給錢，就給你水喝。」他要吃飯，一個河北籍的學生說：「把錢給了，就給麵包你吃。」他上廁所，學生也跟在後面。那時我的任務是看守窗戶，防止他跳窗逃走。逼他一個晚上，喬曾幼不得已，把銀行的存款拿出來，大家分了一點錢，就把他放了。

大使館打電話回國說：監督形同虛設，要把它廢掉。自此以後，學生的錢都由倫敦代發。

在英留學生的情形

以上是我在英國讀書的大概情形，但關於一般中國留學生的狀況，我也順便在此報導一些。

我到倫敦後，很順利的找到學校和住的地方，是個公寓。在倫敦學目無親非常的寂寞，也不能參加英國民衆的活動和社會上的享受。

有天晚上，我很寂寞的在街上走著，但仍舊是寂寞空虛，就回到房間寫了一首打油詩：

「今夜心有感，進我房冷冰冰，我心涼，可惜我春光尚不在此空房，自慰將來想錦綉房，象牙牀，養她美女三千萬。安我心，定志向，美人兒都在書上，起來讀啊讀！」

現在重讀這些詞句，覺得太幼稚可笑，但當時打開課本都是空白的，老師說的一句也沒寫下來，心理更難過。想搬出公寓，住進英國人的家庭，打進他們的社會和他們同樂，於是，搬到姊妹街八A，而認識了葛蕾蒂。

我到公使館找在英國的中國學生的住址，共有五個人，在倫敦的有四個人，後來又來了七個

，共有十二個人。我按照住址去看他們怎麼生活？這時，我已換成倫敦裝，他們還是穿著在上海做的西裝，顏色和樣式都和倫敦做的不同，很土、很難看。

他們住的地方離我的住處很近，他們住在一個低級公務人員家裏，為節省費用，住一間小房間，天天說中國話，看中國報。他們念的學校是經濟學校（School Economics）專聽一位教授的課，上完幾個鐘頭就走，一個禮拜只有一兩小時的課，因此空閒的時間很多，就躲在房子裏聊天。男房東上班，女房東在家裏忙得很，所以沒機會和他們講話。而我整天有課，很少有時間和他們聊天，如果有機會也常到那裏去看中國報，報紙送到此地已經過了一個月，所以都是一些老文章。

那時學生有傅斯年、余家菊、蔡光黃、張鴻漸。余家菊的眼睛是近視，住在二樓，他是武昌來的，武昌那裏的房子，門沒有把手，所以他沒用過。有天，他進到浴室去，結果出不來，同屋的人去敲門，有人在裏面。第二天，他還是在裏面沒出來。沒辦法房東只好找警察來，和他說話，他又聽不懂。最後警察找我去當翻譯，我告訴他如何打開門，他還是不懂。只好找消防隊的人，從窗口爬進去，打開門，才把他放出來。

蔡光黃是湖北省官費的學生，從中國帶個胡琴到英國，晚上沒事時就拉胡琴，屋子左右的英國人找房東提出抗議，房東和他說英文，他不懂，只好找警察。警察找我去翻譯，我告訴蔡光黃說：「你不能再拉胡琴了，否則要受罰，房東也不把房子租給你。」但是，他不聽，每晚照舊拉

胡琴，房東就叫他搬家。

張鴻漸也是湖北省官費的學生，是個近視眼。拿了一根棍子，他拿得不好，而弄到一位英國小姐的下部，這位英國小姐不肯放過他，結果鬧到警察局，警察又找我去當翻譯，經過多少的解釋，英國小姐還是認爲他有意侮辱，要判他坐牢，罰錢也不行。最後檢查他的眼鏡，知道他真是個近視眼，才罰錢了事，不再追究了。

張君回國後，加入國民革命軍北伐軍行列，派到蔡公時的外交員公署裏，到山東和日本人交涉。古人言：「兩國交兵，不罪來使。」然而日人野蠻不講理，卻把他們全殺了，有割舌頭、割耳朵、挖眼睛，死狀令人慘不忍睹，言之令人痛心。

學法文初期的笑話

我路過法國時，覺得語言不通，根本不行。所以，我在倫敦把英文搞通，跟得上學校的功課後，想到在歐洲只懂一種語言是不够的，一定要學第二種外國語言，我選擇了法文。

我想利用暑假住在巴黎，依照葛蕾蒂（Gracie）教我英文的方法學習法文。正巧此時，有一位河北省官費學生劉鳳年到我住的地方，約我到法國去，因爲她有一個早期留法的同鄉叫王子方，到巴黎已多年，是個法國通，娶了法國太太，生有兒女。我們和他有聯繫，就到他那兒去。

見到王子方，他幫我找的房子在巴黎郊區，離他的住處很近。房子很大，是三層的樓房，前有大庭院，後有大花園，很多果樹。

我們住在二樓，樓上有三間房間。一間鎖著

不租人，我住的很大間，可能是客廳。劉鳳年住的房間較小，在我的房間後面。房租很便宜。

劉鳳年的年紀比我大，但他的官費不按時寄來，因此他住不起大房間。我們都不會說法文，有事都找王子方，王子方白天在工廠上班，晚上才回家，他的子女都不會說中國話。

有一天，看房子的老太太來，劉鳳年想請她買雞蛋，和她說英文，她不懂；和她說中國話，她仍不懂。我來和她講。

我叫一聲夫人：「（Madame），然後往地下一蹲，嘴裏學鷄叫，手比個鷄蛋的樣子，她懂我的意思，拿了兩個鷄蛋出來，我們才買下她的鷄蛋，可見，語言不通是不行的。

我在這住了三天，早晚都在陽台上，看街上的行人。有天早晨，我多看了一個女人幾眼，她就向我招手。晚上十一點多，她到我的房間來，和我說的話，我一句也不懂，她把房門一關，燈一熄，就睡在我的床上，兩人糊裏糊塗的過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六點多，她就走了。以後她常來，還帶著她的朋友來。當時歐洲女人之結交男友是如此之急切，我國人實難想像。

晚上，有法國小姐到屋裏來，又說又跳舞，我雖然不會說法文，但會跳舞，所以屋裏很熱鬧。有個法國小姐能說幾句英文，但辭不達意。不過，我們玩得很愉快。

我到劉鳳年屋裏，把他拉到我的房間，和我們一起玩，他說：「我不會說法文。」

「沒關係。」

他穿著一套上海做的洋服，老老實實地坐在那兒

，又不會跳舞，我教他，他也學不會，那些小姐也不喜歡他，他覺得沒意思，就回房間去了。

我們又唱又跳的，玩得很高興。法國舞和英國舞是一樣的，所以大家跳的很起勁，直到晚上十二點多，走了六個，剩下二個睡在我的房裏，過了一個語言不通的晚上，而且，這是我來歐洲，女人最多的一個晚上，這在中國可以說是駭人聽聞的！

『法國通』談法國婚姻

第二天早上，我去找法國通，但他上班去了。晚上，我又去找他，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他，請他指點，好入境隨俗。

王子方說：「這是法國，不是中國，不能拿中國人的眼光來看歐洲，法國文化也就是歐洲文化，和中國大不相同。法國的立國精神是自由、平等、博愛，女權高於男權。

「自從大戰後，法國雖是戰勝國，但傷亡人數仍很多，加上法國本土是戰場，城市、房屋的損害更慘。現在法國男女比例爲一比十七。所謂『一夫一妻制』是辦不到的，但國家仍極力維持一夫一妻制，剩下的人，則自由結合。

「他們認爲一夫一妻是最理想的家庭，政府對這種家庭，有優渥的津貼。凡是有夫婦、子女的身分證者，一切公營的事業都是優待的，並且鼓勵生育。

「我有五個小孩，每個月津貼都用不完，尤其是第三、第四個小孩，一切費用都由國家負

担，所以我的生活，過得很愜意、快樂。

「至於破壞的房屋、城市，都有美國的援助，且重新建設。以復興農村、建築住屋為當務之急。現在鄉下缺人力，所以農耕機械化，種田都是女人、小孩，你可以去看看。」

「你說女人到你的屋裏，是自然的。你年輕，而且天天在街上走，她自然會來找你，你對她們很好，表示你給她們的安慰，也解除了你的寂寞，可說是天作之合，但可惜你不會說法文。」他問我她們是怎麼樣的人？

「她是個二、三十歲的職業婦女。」

「你會不會跳舞？」

「會。」

「那你就和她跳。」

王子方又說：「你是英國來的，英國在大戰時，也死了不少人，想必英國的情形也是如此。」

「據我所知：英國男女的結合，都是晚上在公園裏，所謂的戶外遊戲(Outdoor Games)。法國都在屋內，是戶內遊戲(Indoor Games)。這又是人類免不了的。從前我還沒結婚前，也是如此。」

「法國的小孩還沒長大，大的男人都死了。所以，年青女人見了像你這麼漂亮的人，怎麼會不想和你接近呢？幸好，你也不認為她是旅館的妓女，把她趕走，否則是要出醜的。」

又談到學法文的情形，用中國的法子學不會，不知有什麼方法可以改進？我說：「我打算找一個有女孩子的家庭，住在他的家裏，像葛蕾蒂一樣。」我把葛蕾蒂的情形告訴他，他說：「你

的法子太好了，從幼稚園開始讀起。」

「我要買一本英、法文兩用的字典。」

「你到書店去買，放在身上，不懂時就翻。」

說到這裏，他的太太進來，他把此事告訴他的太太，她說：「太好了！你住久些，屋裏會裝不下女人，尤其你會跳舞。」

法國薪水搭配公債

王子方的法國太太，替他生有五個小孩，大的叫保羅(Paul)，已十六歲。

他說：「我每個月發的薪水有兩種：一種是現金，一種是公債。現金是日用的，公債分六個月和十二個月兩種給利息。例如：八國聯軍，中國戰敗，賠款很多。法國不花很多錢，反而得到很多錢，法國用這些錢作兩種用途：

一、建租界成為法國式的城市，如天津、上海、漢口。

二、修鐵路，如津漢鐵路。

「這些錢是法國拿錢借中國修鐵路，賺的錢才還法國。在這交換當中發行公債，有建租界、修鐵路兩種的公債。」

「這些租界、鐵路未完成前，法國為講信用，薪水照發。」

「我現在公債的錢很多，尤其是大戰後，法國獎勵生育，我的孩子都是政府養的，所以生活過得很舒服。」又對我開玩笑的說：「你乾脆娶個法國太太，在法國長住好了。」我心想：「每個中國人都和你一樣，就糟了。我還想回中國呢

？」

我因為想學法文，才到法國。結果，學不會，請的老太太或老先生都不行，仍然學不會。另外，那些法國小姐們，白天不來，晚上才來。也沒有學習法文的機會。

那時，我們天天在一個華工開的飯館吃飯。老板姓黃，山東人。我問：「你是怎樣學會法文的？」

「向我太太學的。」

「我想學法文。」

「你在此地學不會，一定要住在法國人的家裏去。你和劉鳳年住在一起，天天說中國話，怎麼能學會？你到鄉下，找個缺男人的家庭，幫他們工作。這樣，你很快就可以學會。」

「到那兒去找這種人家？」

「你坐火車，到遠一點的鄉下去，就可以找到。」

我覺得，城裏都是美國人的勢力，他們有錢。而且，巴黎的小姐，都是為錢而來的。王子方和老黃的說法又相同。

於是，一個人坐火車到鄉下，到了一個小站下車。出了小鎮，往鄉下走。天快黑，找到一座大房子，我就朝房子的方向走去。

敲門後，一位小姐來開門，我說的話，她不懂。我們用字典談話，說來說去，兩人就很親熱，我把護照拿給她看，說：「我要租房子。」她說：「家裏有房子，你住在這裏。我教你法文。」我怕她的父母不答應，她帶我到果園去見她的父母。

她的父親，看我是位年青人，很喜歡我。但是語言不通，只好用字典講話，我把我的意思寫成英文，小姐翻成法文。(我隨身帶的字典是兩用的，一半是由英文找法文，一半是由法文找英文。) 葡萄園有個石桌和椅子，利用此桌椅和字典，我們就聊起來。

他們看了我的護照，問我家裏的情形，學校的狀況，我一一告訴他們。

「我是官費學生，到這是爲學習法文，要找個人家住下。」

「你的官費有多少？」

「有二十鎊，就是三千六百法郎。」

「那已很多了，你住我們家，我們教你法文。」



本文作者早年在比國總統街一七號鋼鐵廠實習時，收到英國寄來的皇家工程師證書及倫敦大學文憑攝影留念。

「要多少錢？」
「你幫我們做點事好了，你不拿我們的錢，我們也不拿你的。」

這位小姐叫安娜(Anna)，她原有位哥哥，戰爭時，沒跟上法軍撤退，被德軍俘虜，而沒有下落。她說：「你來代替我的哥哥，太好了。」

她的父母看她很喜歡我，就說：「天晚了，今晚就住我們家。」於是，四人提著滿裝水果的籃子回家。

回到家，又用字典談話，感情也越談越好。

我說：「我會跳舞，不知安娜會不會？」

「她喜歡跳舞，就是找不到舞伴。」

打開留聲機，在房間跳起舞來，安娜好高興。一曲過後，安娜的母親說我跳得很好，也要和我跳。

我們在快樂的氣氛中跳舞和喝咖啡。

晚飯時，因我是臨時來的，新鮮的肉不夠，吃美國配給的罐頭。

晚上，要睡覺時。因爲，在鄉下沒有準備客人的床舖。因此，安娜的父親說：「我的女兒已滿十八歲，你們可以在一起。不過，我們是虔誠的天主教徒，睡前要祈禱。」媽媽說：

「家裏缺男孩，你幫我們生個男孫好了。」父親說：「男女都行，總要生一個。」

我們用字典談一直到十點多鐘。

葡萄園內學習法文

次日早晨，有人來買葡萄，安娜拿著籃子，拉著小車，去摘葡萄。回來後，過磅，收錢。叫我天天做這些事，問我願不願意？我說：「願意。」她說：「那你把行李搬來。」我怕我一去不回，我就把護照拿給她，她告訴媽媽，媽媽說「用不著，他一定會回來。」

我回到住的地方，告訴劉鳳年，他說：「我也要。」

「不行，你去了，我們儘說中國話。」

「你到那兒去，我就先回英國。」

於是，兩人分手，我付了房錢，退了房子，就走了。

我每天早晨起來念法文，念的書是美國人寫的法文會話書，我不會的，就問安娜，初學，一天一句，學會後繼續增加，連說帶寫，所以我的法文進步得很快。

安娜是中學程度，大半的時間幫她的父親，摘葡萄、賣葡萄和記帳。他們的生意很好，所以生活很舒服。

我出身農家，現在葡萄園工作，所以很高興。法國的天氣好，不常下雨，加上葡萄很好吃，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果園裏除葡萄外，還有梨樹(bois)樣子像個小葫蘆，味道可口。園子裏，有躺椅，躺在那裏念法文，真是舒服極了。

過了半個月，安娜的父母叫我帶安娜進城。我們到了巴黎，找了一個嚮導，帶我們逛街。她帶我們到國家戲院(Opera) Casino de Paris——是著名的大音樂廳，還有紅磨坊跳舞場(Moulin

Rouge)。因為我們住在鄉下，回去晚了，要摸黑走路，所以，我們在十一點鐘，坐火車回去。她的父母見我倆相親相愛，非常高興。她父親說：「我有財產，而你不是法國人，所以不能結婚，但我只有一個女兒，希望能有幾個小孩，姓我們的姓。」又問：「你暑假過完，要不要回倫敦？」

我說：「是的。要回倫敦。」

「你以後每個暑假都來，旅費我出。」

「謝謝你。」

我有英文的底子，又訂了一份法國報，每天看，先看懂大標題，後看內容。我在葡萄園住了一個半月，法文都會說了。

英國大學在十月開學，我就回倫敦。以後，只要學校放假，我就往法國跑。我的法文，每天在學校唸，又常到法國，所以我的法文和英文練成相等的程度。

當時，我學法文的目的有三：

1. 要會說話。
2. 能看報。
3. 能讀演講詞。

法國的生活很便宜，只要花點交通費，就可以不再花錢。同時安娜的家人都很歡迎我，也需要我的幫忙。所以，每年暑假，我都離開倫敦到巴黎。另外，我在英國的小姐不少，想到我的表姪秦家椿（秦國鏞的兒子），住在巴黎時，因女人太多，學問沒學成，人反而毀了。有他前車之鑑，見到太多的女人，我也害怕，怕把命丟在歐洲，所以放暑假都到安娜家去。

我到巴黎後，照著地址去找秦家椿，他住在一個很小的房間裏，我看他面有病容，身體很軟弱，差點都不認得他。和他談了幾句，他就向我借錢。我問他來巴黎多久了？

「來二年多，快三年了。」

「你讀什麼學校？」

「我沒唸書。」

「考不上學校，還是跟不上班？」

「不是考不上，而是程度不夠，付不出學費，所以沒進學校。我現在有病，需要醫療費。」

「我是官費學生，官費太少，不夠用。」

「總比沒有的強。」

「你應該回國？」

「我沒錢打電報回家，也沒路費。」

於是，我給他三百法郎，打電報回家，叫家裏寄錢來。後來，我也沒再去看他。我覺得我到英國的情形，幸好能碰到葛蕾蒂，否則我也沒辦法。以後我接到家裏來信，秦家椿回國後，不久就死了。中日戰爭，他的弟弟加入空軍，對日作戰，在上海上空戰死了。表哥住北平，不久被日本人查到，下獄死了，全家的結局非常淒慘。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訂價台幣肆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定價台幣肆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